





妾與人通姦將妾勒死將姦夫擬絞

刑部會看得嶧縣李王存與李方新之妾王氏通姦被李方新捉獲將王氏勒死一案先據東撫富 咨

稱緣李王存係江南銅山縣人與李方新同姓不宗

因在李方新莊鄰王永福家傭工與李方新之妾王氏熟識李方新向在近村開打煤窑係伊妻妾輪流

送飯王氏曾浼李王存代送乾隆三十二年八月間

李方新之妻褚氏患病王氏央浼李王存爲夫送飯

李王存隨與王氏調戲成姦此後李王存往續舊好

潛入李方新後園廠棚逾時李方新歸家宿于伊妻
褚氏房內王氏潛引李王存入房同寢時至三更李
方新赴院出恭聽聞王氏屋內語音隨向查問王氏
不答李方新疑王氏與人通姦持棍往拿李王存携
取衣服赤身開門逃出李方新用棍毆傷李王存頂
心相連顙門並左胳膊李王存棄衣逃跑李方新赶
毆李王存右臂膊李王存爬牆逃回李方新卽同褚
氏前往王氏房內問明姦情李方新棍毆王氏左肋
因怒王氏敗壞門風忿激莫遏起意勒死卽棄棍將

王氏推倒在地王氏欲起李方新用腳踢傷王氏脊
脅騎于王氏身上用膝夾住兩手因王氏掙動令妻
褚氏按頭卽取床上布帶纏勒王氏項頸立時殞命
將李王存援照乾隆二年直督審擬劉二與王氏通
姦被母張氏勒死成案擬以滿徒李方新照例擬杖
答部經臣部以例載本夫登時姦所獲姦將姦婦殺
死姦夫當時脫逃後被獲到官審明姦情是實姦夫
供認不諱者將姦夫擬絞監候本夫杖八十等語例
稱姦夫原兼妻妾而言並無分別治罪之文至本夫

登時獲姦殺死姦婦究其致死之由實係因姦所致
與尋常毆死妻妾不同故將姦夫擬絞以抵姦婦之
命並非以抵本夫之罪此案李王存與李方新之妾
王氏通姦李方新捉獲用棍毆傷李王存頂心等處
逃逸李方新忿激卽將王氏登時勒斃已據李王存
供認姦情明確自應照例定擬今該撫援照乾隆二
年成案將李王存擬以滿徒李方新仍擬杖責查張
氏以母殺女本與夫殺妻妾不同况遠年成案不准
援引經臣部奏明通行在案今該撫遽將應行絞抵

之姦夫竟從寬減而于本夫則仍依捉姦本律定擬
與例不符應令另行按律妥擬到日再議咨駁去後
今據該撫富 將李王存改擬絞監候具題應如所
題李王存合依本夫登時姦所獲姦將姦婦殺死姦
夫當時脫逃後被獲到官審明姦情是實供認不諱
者將姦夫擬絞監候李方新仍照依前擬杖八十褚
氏依爲從律減一等杖七十照律收贖應如所題
結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李王存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調姦不從夫妻商議誘至房內殺死照謀殺律
夫斬妻不加功杖流加功之人絞候

刑部會看得樂安縣孫松華等因孫思睦圖姦劉氏
商謀誘姦殺死孫思睦棄屍一案先據東撫富疏

稱緣孫松華係孫思睦無服族姪孫永年本係成姓
自幼賣與孫松華族祖孫成業爲義子同庄居住素
無嫌怨孫永年常在孫松華家帮工孫思睦亦偶至
孫松華家往來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孫松
華偕母老劉氏他出孫永年遂與孫松華之妻劉氏

調戲成姦嗣後宣淫已非一次孫松華與老劉氏均
不知情三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孫永年買瓜一枚與
劉氏共坐炕上給幼孩剖食適孫思睦踵至孫永年
瞥見當卽走避孫思睦向劉氏嬉笑而去是日黃昏
孫思睦往劉氏家圖姦并以孫永年有姦之言挾制
劉氏喝斥不從孫思睦當卽趨出嗣孫松華看瓜而
歸劉氏告知情由孫松華氣忿欲往尋毆慮及力弱
受虧起意誘入房中殺死洩忿復恐夫妻二人不能
力制憶及孫永年本係素好邀令相帮次日孫松華

往商孫永年幫同致死棄屍滅跡孫永年妬恨當卽
應允初十日傍晚孫思睦由劉氏門首經過劉氏伴
約通姦囑俟夜深進屋隨告孫松華孫松華往邀孫
永年分持刀斧潛匿房內二更有餘孫思睦由劉氏
後窓扒進房內孫松華將其抱住用刀砍扎孫思睦
左眉叢左腮腠孫永年用斧砍傷孫思睦額顙立時
殞命孫松華孫永年同抬屍身掠棄河內將兇器血
衣藏匿而散次日屍兄孫思友不見伊弟尋至蒼頭
間口見屍撈出報縣審供不諱將孫松華依罪人不

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孫永年依謀殺人從而加
功律擬絞監候劉氏擬杖具題經臣部查此案孫松
華造意謀命雖稱因圖姦伊妻起衅但孫思睦之圖
姦劉氏本屬未成孫松華又非當場親獲安得以劉
氏轉告一語卽爲孫松華殺姦確據且事隔數日孫
思睦被斥之夜並未復至圖姦係孫松華夫婦等設
計誘至該撫遽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定擬殊未
允協至劉氏本係與孫永年通姦之婦始則聽從商
謀繼復開窓誘進亦未便止科姦罪應令再行妥擬

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富 將孫松華改依

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孫永年仍照原議依謀殺

人加功律擬絞監候劉氏改依謀殺人不加功律擬

流改發駐防兵丁爲奴應如所題孫松華合依謀殺

人造意者斬律擬斬監候孫永年合依謀殺人從而

加功律擬絞監候照例刺字該撫疏稱劉氏係犯姦

婦人本應決杖贖流第該氏與孫永年通姦被孫思

睦窺破亦圖姦好聽從其夫商同誘殺致陷本夫于

重辟依律收贖不足蔽辜應決杖一百改發駐防兵

丁爲奴等語查律載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杖一百
流三千里又律載婦人犯姦罪徒流者決杖一百餘
罪收贖各等語今劉氏先與孫永年通姦後聽從伊
夫孫松華起意將孫思睦誘至家內被孫松華等殺
死該犯並未加功自應依律辦理劉氏合依謀殺人
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盡姦罪本法杖
罪的決流罪收贖乾隆三十五年 月 日奉

旨孫松華依擬應斬孫永年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
決餘依議

親屬捉姦致死外擬威力主使部駁改已就拘
執而擅殺絞候

刑部議覆湖南撫敦 題澧州審解郭倉五主使武
有位毆死鄭家訓一案先據該撫疏稱緣郭倉五胞
弟郭六吉娶妻武氏與郭倉五分居已久郭六吉病
故武氏雇族姪郭昭清在家做工又雇鄭家訓幫做
零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 鄭家訓與武氏調戲成
姦嗣後借住氏家宜活無忌郭倉五顧惜顏面不欲
張揚催逼鄭家訓搬移另居三十八年二月內鄭家

訓撞遇郭倉五挾嫌詈罵郭倉五投伊族人鄭禮實
理論并云鄭家訓不許再赴武氏家中鄭家訓仍私
與武氏往來郭倉五查知將武氏斥詈并囑郭昭清
留心察看五月端節鄭家訓復至武氏家中與氏姦
宿十六日郭昭清告知郭倉五郭倉五往告武氏堂
弟武昆若胞姪武有位商同誣騙鄭家訓至武氏家
中勸醉毆折其腿以絕往來武昆若等允從郭倉五
復邀昭清幫助併向武氏言明嚇其不許洩漏郭倉
五隨與郭昭清在外潛匿令武有位先在武氏屋內

等候武昆若在騙鄭家訓同至武氏家中飲酒武昆
若武有位將鄭家訓勸醉郭倉五郭昭清走進武有
位武昆若卽將鄭家訓仰面連梔板倒以致墊傷右
肋隨勢掇住郭昭清尋取繩索縛住鄭家訓兩肘肘
兩腿隨各釋手鄭家訓輒稱將來定將郭倉五等一
家殺害郭倉五忿恨交迫因起意致死除害喝令武
有位毆打併打死有伊承認之語武有位隨順取門
旁鉄鋤打傷鄭家訓右血盆骨頂心旋即身死武有
位武昆若畏罪先回郭倉五起意棄屍滅跡復令郭

昭清戒同胞侄郭朗若告知前情囑其相幫郭昭清等隨將屍安放搖籃解下縛屍繩索連籃捆住抬至馬公湖壩上郭倉五恐屍浮識破復檢石塊放入籃內同姦丟棄湖內回家迨後湖水消退露出屍身保正熊謙牧經見因已腐爛無從認識解下繩索掘土掩埋後因湖水漲發致將骨殖冲刷不全退水後熊謙牧又復掩埋未經具報經州訪聞獲犯訊供檢明屍傷先後通詳飭審屢審不諱查例載本夫本婦之伯叔兄弟及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有登時殺死姦

大姦婦者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科
罪若非登時以圖殺論又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人

致死者以主使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一等

各等語此案郭倉五係武氏之夫郭六吉胞兄武有

位係武氏胞姪均係例得捉姦之人郭倉五因鄭家

訓與武氏通姦要次禁止不從與武有位等商謀毆

折其腿後被鄭家訓詈罵起意致死雖非登時殺于

姦所實與別面謀命不同應以圖殺定擬郭倉五喝

令武有位毆打致死自應以郭倉五爲首郭倉五除

棄屍爲首輕罪不議外應依威力主使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爲首例擬絞監候武有位依下手之人爲從減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郭昭清等分別擬以徒杖具題經臣部等衙門以例載本夫本婦及有服親屬皆許捉姦殺非登時以鬪殺論等語原因本夫本婦之有服親屬皆許捉姦而死者係屬姦夫是以殺雖有心亦照鬪殺問擬至于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致死之例係指妻行豪強有威可畏之人喝令下手致死平人而言此案郭倉五因鄭家訓與已故郭六吉

之妻武氏通姦。阻不從商。同武有位謀毆鄭家訓致死。郭倉五係武氏之夫胞兄。武有位係武氏親姪。均係例許捉姦之人。郭倉五激於義忿與武有位等商謀毆折其腿。盡絕往來。原與別項逞兇主使者不同。武有位亦非畏懼郭倉五威力聽從下手。自應照殺姦本例依圖殺定擬。今該撫以郭倉五有喝令毆死之言。即坐威力主使之罪。與殺姦例義未符。不便率覆。應令該撫按律安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敦疏補查例載。本夫本婦之伯叔

兄弟及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有登時殺死姦夫姦婦者並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例科罪若非登時以圖殺論又律載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者絞原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律載威力主使人毆打人致死者並以主使之人爲首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一等各等語是有服親屬皆許捉姦雖殺出有心亦仍照鬪殺問擬惟是致死情形各有不同首從罪名亦有區別如係同謀共毆則下手之情重原謀之情輕自應將下手者爲首原

謀擬以杖流者本係謀殺在致死凡人固應以造意及下手加功分別首從定擬如係例得捉姦之人殺死姦夫雖應照圖殺科斷勢未便將下手者擬抵轉將造意主使之人問擬杖流致情罪輕重未平此案郭倉五因鄭家訓與武氏通姦邀同武有位等商謀毆折其腿冀絕往來武有位聽從下手毆傷致死就始初謀毆之情節固應以武有位擬抵郭倉五擬流但下手之時因鄭家訓聲言將來殺害其家郭倉五起意致死除害喝令武有位毆打又恐不肯重毆並

稱打死有我承認以致武有位聽從拾鋤毆斃是郭倉五欲殺之心已經當衆宣露武有位聽從毆打致死直是謀殺人違意加功與僅止謀毆因而致死者實有不同且審出武有位原係郭倉五晚親素來畏懼聽其指使是以當日在場多人郭倉五獨指名喝令武有位毆打則鄭家訓之死實由于郭倉五之造謀主使而武有位不過係聽從下手之人自應按依首從分別定擬且查乾隆十八年刑部議覆廣東省審題新安縣民黃聯亨主使黃尙禮等先後毆溺黃

盤富鄭氏致死一案因黃盤富與鄭氏通姦黃日昇等捉獲捆縛報明族長黃聯亨送官黃聯亨起意溺死除害主使黃日昇推黃盤富黃尚禮手推鄭氏下河鄭氏淹斃黃盤富浮水逃匿黃聯亨喚同黃尚鰲黃月英尋獲黃盤富出言詈罵黃聯亨氣忿隨令黃尚鰲毆傷黃盤富鬚髮際並左耳根殞命審將黃聯亨照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爲首律擬絞尚禮尚鰲均依下手之人擬流經部覆准在案是黃聯亨等致死黃盤富鄭氏之案亦因其係屬謀殺

又係應行捉姦之人殺死姦夫姦婦故照威力主使人致死分別首從定擬今郭倉五起意致死鄭家訓囑令武有位下手毆打致斃與黃聯亨之案情事相同郭倉五應仍照原擬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爲首例擬絞監候武有位依下手之人爲從減一等律擬流餘照前招原擬完結具題前來查例載本夫本婦之伯叔兄弟及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有登時殺死姦夫者依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科罪若非登時以鬪殺論又本夫及應許捉

姦之親屬其有捉姦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不拒捕
姦夫者照罪人不拒捕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
候各等語是有服親屬例應捉姦之人其在登時姦
所殺死姦夫者自當依律擬徒其非登時姦所照罪
人不拒捕已就拘執而擅殺擬絞蓋因其出於義忿
而死者係屬犯姦有罪之人不應與平人並論故殺
雖有心不加以謀故之名而坐以擅殺之罪乾隆二
十七年間臣部因各省有將捉姦擅殺之案或畧其
本罪而與謀故平人概論辦理未能畫一是以奏准

申明悉依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專條
以爲辨理殺姦之正例正所以懲淫惡而申義忿也
至於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致死之例原指主使毆打
平人致死而言若致死犯姦之人自不當照此例問
擬此案郭倉五因鄭家訓與弟婦武氏通姦屢經禁
阻不從商同武氏之姪武有位毆折鄭家訓之腿杜
絕往來後因鄭家訓聲言殺害其家起意喝令武有
位將鄭家訓毆死先經該撫將郭倉五照威力主使
爲首律擬絞決有位依下手爲從擬流經臣部以向

來辦理有服親屬殺姦之案悉以鬪殺問擬從無援
引威力主使之條駁令另行安擬具題去後令據該
撫援引乾隆十八年廣東省黃聯亨主使黃尙禮等
先後溺死姦夫黃盤富姦婦鄭氏依威力主使律問
擬之成案將郭倉五等仍照原擬具題臣等查有服
親屬捉姦非登時姦所致死姦夫應照罪人不拒捕
已就拘執而擅殺之例問擬已於乾隆二十七年奏
准申明成例纂入例本通行遵照其黃聯亨之案在
乾隆十八年未經申明成例以前已不當援爲辦過

成讞且查黃聯亨係黃姓族長並非例許捉姦之親屬亦與此案有服親屬應許捉姦者不同乃該撫誤會殺非登時以鬪然論之一語輒稱武有位之毆死鄭家訓實由郭倉五喝令所致未便將起意致死之郭倉五輕縱而以聽從下手之武有位坐絞將郭倉五仍以威力致死科罪是含捉姦之專條牽引平人主使之律殊屬混淆郭倉五今改依應許捉姦之親屬致死云

殺論例

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鬪後處決郭倉五既已改照殺姦

本例制

係下手致命

有位應于餘人律杖
一年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不准減等再該

縛鄭家訓手足並非

水中不失爲從減一

折責三十五板武昆

鄭家訓扳倒凌奈合

所見集

卷二十一

合

未便仍依爲從擬流但該犯究

照餘人律以滿杖未至輕縱武

一百罪上量加一等杖六十徒

無原疏內稱郭昭清雖用繩拴

助毆應與郭郎若均合依棄屍

等杖六十徒二年半至配所

同武有位將

依餘人律杖一折責四十板

保正能謙牧

殖被水冲缺不全

移他處埋藏以致

武氏合族軍民相姦

十板係犯姦婦人杖

撫所題完結查郭昭

月初一日

恩詔以前郭昭清郭昭

責四十板武昆若等

不具

地

建

刑

罪

清

所

所

所

不具

地

建

刑

罪

清

所

所

所

不具

地

建

刑

罪

清

所

所

所

稱所有逾分限不及一月職名係前任澧州知州陳鵬鳴解道逾分限不及一月職名係澧州知州唐燦相應開報等語查定例承審事件州縣官至正限將滿始行審解以致上司于限外核轉卽計算逾違月日將州縣官議處限內承審不及一月者免議逾限不及一月者罰俸三個月等語此案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訪聞起除接審犯病封印程限各日期扣至四十年八月十五日限滿從前巡撫于九月初七日具題計逾限不及一月兼攝州事岳常澧道

彭理署澧州陳廷柱均不及一月離任例得免議外
應將承審遲延逾分限不及一月離任之前任澧州
降調捐復知州陳鵬鳴照例于補官日罰俸三個月
審解遲延逾限不及一月之前任澧州革職知州唐
燦照例罰俸三個月註冊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旨郭倉五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先與通姦翁姑毆責之後已拒絕二年復持鉄尺入室欲姦經翁捉獲勒死部駁不應擬抵

刑部題會看得王國治主使王氏王老屋勒死姦夫楊得祿一案據

奉天府尹雅疏稱緣王國治與楊得祿同屯居住楊

得祿素與王國治之長媳王氏有姦王國治等均未知情被白氏董氏撞見告知伊姑方氏方氏令子王大將王氏責打嗣楊得祿復至被王國治等撞遇捉毆從此醜聲外揚闔屯皆知王氏畏懼遂相拒絕迨

至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二更時分楊得祿復攜帶鉄尺潛至王氏臥房掇窓入室圖續舊好王氏不允吵嚷王國治聽聞趕起喚同三子王老屋捉拿幫吊楊得祿嚷罵不休王國治喝令王氏取繩套入楊得祿脖項與王老屋各執繩頭拉勒斃命報縣審認不諱王氏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王國治王老屋依賁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徒王國治業已病故應毋庸議具題查例載木夫及雇匠捉姦之親屬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仍照賁

夜無故入人家例擬以杖徒若係捕獲姦夫因他故致鬪者仍以謀故論等語今楊得祿前與王氏通姦經伊翁姑責毆王氏畏懼拒絕已越二年乃該犯楊得祿輒于夤夜携帶鉄尺掇窓入室強欲行姦王氏不從叫喊經伊翁王國治喝令王氏取繩同王老屋將楊得祿勒斃該府尹研訊明確委係捉姦勒死自應將主使之王國治及下手之王老屋俱照例擬徒至王氏雖係犯姦之婦但于翁姑責毆之後業已拒絕二年察核楊得祿此次携械入室強欲行姦情形

是已先經拒絕之處已屬確鑿且由該氏自行喊捉更不便仍與始終通姦並未改悔拒絕者一例科斷其幫同勒死楊得祿與聽從下手之王老屋情罪相同未便又引常人謀命爲從律辦理以致情罪兩岐應令該府尹等另行妥擬到日再議乾隆三十七年

八月 日奉

旨依議

聽從姦夫勒死親子部改發伊犁爲奴

刑部奏據河南撫何 審擬羅山縣民潘九思與王
李氏通姦主使王李氏勒死伊子王孟隆一案將潘
九思依謀殺造意律擬斬王李氏依從而加功律擬
絞具題除現在會同法司覆核另疏具題外臣等恭
查乾隆三十六年 臣部議覆河撫何 審擬林朱氏
與林朝富通姦商謀毒死伊媳黃氏一案將林朝富
擬以斬候林朱氏改發伊犁等處給額魯特爲奴奉

上諭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何燭審擬林朱氏與林

朝富通姦商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該撫所擬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擬其林朱氏擬發伊犁等處給額魯特兵丁爲奴之處雖比該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爲奴稍爲加重而核其情罪實不足以蔽辜凡故殺子孫定例原以子孫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忿激所致是以照例科斷若其中別有因事起意致死情節較重不得復援尋常尊卑長幼之律定罪從前是以改擬發遣爲奴成案具在若林朱氏因林朝富通姦爲伊媳黃氏撞見始則欲污之

以塞口及黃氏不從復慮其碍眼商謀藥死其寢恥
盡喪處心慘毒姑媳之恩至此已絕不但無長幼名
分可言又豈可僅照發遣完案俾得覩顏存活使倫
常風化之大閑罔知懲創而貞堅之烈婦無人抵命
含冤地下將明刑弼教之謂何嗣後凡遇尊長故殺
卑幼案件案內有似此等敗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
犯縱不至立行正法亦應照平人謀死之律定擬監
候秋審時入於情實以儆無良而昭法紀著將此通
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卽着三法

司照此改擬具題完結欽此欽遵辦理在案茲據河南撫何 審題王李氏與潘九思通姦被伊子王孟隆撞見聲稱稟官王李氏聽從潘九思乘王孟隆睡熟勒斃一案聲明王李氏與王孟隆雖屬母子但與潘九思通姦情密聽從勒死其子絕無母子恩義未便照尋常故殺子孫定擬將王李氏照平人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具 題前來臣等伏思姑之與媳母之與子生養之恩尊卑之分本屬並重而尊長因姦故殺卑幼案件情節各有不同若其所犯如

林朱氏之喪心抑媳使貞烈含冤地下是其姑媳恩義已絕自應與平人一例科斷不使覲顏存活以正人心惟是姑媳之與母子分雖相同而天性之與人合究有區別因姦殺子之案止於嫌其碍眼因而致死與抑媳同陷邪淫滅倫慘害者情亦有間若以母子之親竟如該撫之援照姑媳定擬似於情理稍有未安臣等檢查從前江西省鮑陽氏與短雇工人邱玉旺通姦被子鮑耀子知覺防閑陽氏起意謀害令邱玉旺刀砍斃命一案該撫將邱玉旺擬斬鮑陽氏

擬以杖徒經臣部以鮑陽氏與雇工邱玉旺通姦已屬淫賤復以伊子防閑不遂其欲輒令姦夫將子殺死若僅照定例擬徒收贖不足示懲將鮑陽氏擬以實遣發往巴里坤給與兵丁爲奴具題奉

旨依議在案臣等細核王李氏聽從姦夫潘九思勒死伊子王孟隆案情正與此案相類可否卽將王李氏一案援照鮑陽氏之案發往伊犁給與兵丁爲奴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明睿鑒訓示乾隆三十七年九月 日奉

上諭刑部奏河南羅山縣民潘九思與王氏通姦主使王
李氏勒死伊子王孟隆一案該撫何燏將王李氏照
平人謀殺加功律擬以絞候於情理未安請改發伊
犁爲奴一摺所駁甚是上年河南省林朱氏因姦謀
污伊媳黃氏不從用藥毒死一案其處心積慮慘毒
非常姑媳之恩已絕是以降旨照平人謀殺律定擬
爲淫克傷化者示儆至此案王李氏聽從姦夫謀殺
伊子其淫賤殘忍固不齒於人類但母子爲天性之
親與姑媳之義以人合者本屬有間若以子死之故

令其母纒首抵償於情理究爲不順何媚援照林朱氏因姦殺媳成案問擬未免拘泥失當刑部請照鮑陽氏謀殺伊子之案擬發伊犁給與兵丁爲奴自屬允協着照刑部所擬完結並通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欽此

姦夫姦婦相約往山尚未行姦拿獲毆傷回家
身死外擬不拒捕而殺部駭另擬

刑部題會看得黎情貴等疑姦提捕毆傷張克進身
死一案據貴撫圖疏稱緣黎情貴有同祖堂妹阿
悶向與張克進通姦黎情貴與堂弟黎阿補均未知
覺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大良場期張克進會
遇阿悶頓起淫念卽邀阿悶偕往塘麥陂上圖續舊
好適黎情貴與黎阿補在田守穀瞥見男女同行疑
有姦情遂邀黎阿補前往捉拿各拾柴棍一根齊至

山坡維時張克進阿闊坐地尚未姦淫黎情貴等上前喝問阿闊見而趨避黎阿補拳毆張克進右後肋張克進混罵起身黎情貴氣忿亦用棍向毆致傷張克進右額角倒地黎情貴等跑回張克進帶傷歸家告知伊父張三元詎張克進額角傷重越日殞命查黎阿補棍毆張克進後肋傷止紅腫並非致命將黎情貴擬絞黎阿補擬以枷杖具 題查例載本夫本婦之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又應許捉姦之親屬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仍照夜無故入人家例擬以徒杖

等語此案張克進因與平日通姦之阿悶偕往塘麦坡圖續舊奸被阿悶堂兄黎情貴等往捉棍毆被傷跑回越日在家身死該撫擬以其時尚未行姦與奸所殺死者不同將黎情貴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擬絞細核案情阿悶與張克進姦好已有兩年卽張克進之父張三元亦稱伊子帶傷歸家自認與姦好之阿悶到塘麦坡坐地被黎情貴打傷等語是張克進與阿悶通姦之處已據供証確鑿毫無疑義當其男女同行偕至荒山坐地戲笑姦情已屬顯然况據阿

閱供稱原爲行姦而來則塘麥卽屬姦所黎情貴等
係阿悶同祖堂兄本屬應許捉姦之人目擊氣忿前
往捉拿不得因其尚未行姦遽謂與姦所獲姦者不
同今黎情貴卽於姦所毆傷張克進跑回越日殞命
正與應許捉姦之親屬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之例
相符該撫將黎情貴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例定擬
情罪尚未允協應令再行研審詳核案情照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

本夫在床姦夫至家持磚毆死部駁姦婦不經
同謀情弊

刑部題會看得開州李帛與李如之妻于氏通姦謀
死本夫一案據直督周疏稱緣李帛係李如無服

族弟與李如之妻于氏素不避忌乾隆三十四年不
記月日李帛在地割麦于氏亦赴彼拾麦兩相調戲
是夜李帛潛赴于氏房內成姦迨後宣淫已非一次
于氏之夫李如伊翁李士魁均不知情三十八年二
月初九日夜二更時分李帛飲醉往于氏家內將李

如已在床睡臥李帛欲與于氏行姦于氏阻止李帛
 麴孽迷心頓起殺機隨向于氏聲言不如將李如打
 死卽拾磚向毆于氏攔阻欲喊李帛用言恐嚇于氏
 不敢聲張李帛卽用磚毆傷李如額顱偏左李如負
 痛聲喊李帛恐其掙起復用磚毆傷其額顱偏右立
 時殞命審認不諱查李帛素與于氏有姦是日因見
 本夫李如在床睡臥不便行姦輒敢起意致死未與
 于氏同謀自應仍照謀殺本律問擬于氏當李帛磚
 毆李如之時旣曾撲拉欲喊因被李帛嚇禁不敢聲

張非特並未與謀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未便按
律擬斬監候照例先行刺字于氏比照姦婦在場並
不喊阻救護事後又不首告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
雖不知情例擬絞監候具題查律載妻妾因姦同謀
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又例載同謀殺死親夫係姦
夫起意者將姦夫斬決等語此案李帛因姦謀殺本
夫李如業向于氏聲言卽不得照尋常謀殺僅擬斬
候至李帛向于氏聲言打死李如之時雖據該督疏
稱于氏聽聞攔阻手拉李帛脇腹復經李帛嚇禁不

敢聲張卽拾磚塊毆斃是于氏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等語但于氏果有不忍致死夫之心當時卽被嚇禁迫李帛逃走之後伊翁李士魁住居同院卽應立時奔赴喊訴何以直待李士魁并鄰人李含等聞聲俱至向其盤問始以不能狡賴據實吐露細核供招恐有同謀殺死親夫情弊事關凌遲斬決未便牽覆應令該督另行研審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夫弟提姦姦夫拒捕追毆致死與殺非登時之
例相符駁案

刑部題會看得池體文砍傷無服族兄池能京身死
一案據福撫余疏稱緣池能京向池體文兄弟典

田耕種其田卽在池體文屋前池能京常至池體文
家來往池體文同妻李氏與胞兄池體宏并嫂陳氏
同屋居住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池體文兄
弟俱外出池能京潛入池體宏之妻陳氏房內與陳
氏調戲成姦并約是夜仍往睡宿迨至出房適被池

體文之妻李氏窺破至晚池體文回家李氏尚未與
 言詎池能京于更靜時候復從壁孔爬入陳氏房內
 姦宿夜半不覺咳嗽池體文疑係兄回前妻李氏知
 爲池能京在伊嫂室內宣淫氣忿起身往捉房門被
 其倒扣尋取鎌刀撬開而出池能京聞聲開門逃避
 兩相撞遇池體文上前向捕池能京用門櫪毆打池
 體文舉鎌刀劃傷池能京胳膊胸臑及砍傷其顙門
 左邊池能京奔逃池體文追至坑尾樹林下池能京
 轉身向歐池體文用刀抵嘴致傷池能京顙門右邊

殞命審認不諱查池體文雖係應得捉姦之人但池能京已經奔逃乃追至坑尾砍傷至死既非姦所又非登時情同擅殺將池體文擬絞具題查律載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又例載本夫及應許捉姦之親屬姦所捉獲非登時而殺仍照賁夜無故入人家例杖徒各等語此案池體文因池能京在伊嫂陳氏房姦宿該犯詢知氣忿起捕因門被倒扣尋刀撬開池能京聽聞走出撞遇先用門櫪向毆池體文追至坑尾池能京復轉身毆打該犯又砍傷其

顛門右邊頤命細核案情池能京與陳氏調戲成姦之時卽經池體文之妻李氏窺破迨至夜半復在陳氏室內宣淫姦情已確池體文係陳氏夫弟例許捉姦聞咳嗽隨往捕捉雖門被倒扣撬開稍遲而一經開門卽與池能京撞遇是獲姦正在姦所池能京先用門櫬毆打其持仗拒捕又屬顯然若池能京死于先砍之時則該犯登時格殺律得勿論今因其已逃追砍致斃亦與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之例相符該撫將池體文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請罪未

協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奉

旨依議

旨未端

丁巳年三月十三日奉

諭未變率齊歌合嘉燕安器具限隆日度新章創三

和姦日久白日欲續舊好相拒致爭扎傷致死
擬以因姦拒擄斬候駁案

刑部題會看得孟天臣因姦拒捕扎傷陳賈氏身死
一案據河撫何疏稱緣孟天臣開設染房與陳易
之妻賈氏住居鄰近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內賈氏在
於孟天臣舖內染布賒欠染錢孟天臣向索賈氏相
留閒話數日後復做鞋相贈三月內孟天臣路經賈
氏門首賈氏邀入以言挑誘孟天臣卽欲行姦賈氏
約其晚間相待孟天臣待至黑夜密赴賈氏家姦宿

嗣孟天臣將錢物贈給宜滛陳易傭工外出並不知
情鄰佑李復重等看破陳易房主李常氏於三十八
年三月內向陳易告知令其搬移陳易卽回家追問
賈氏卽不能狡賴認爲孟天臣所欺陳易當將賈氏
喫罵因事關顏面隱忍未究六月初間賈氏又至孟
天臣家中閒話孟天臣圖續舊好于初六日早飯後
給雞二隻麥五升賈氏笑受孟天臣因欲砍斃當卽
赴地至午後復往向賈氏借取籬筐賈氏與李常氏
在門前閒話隨卽同至院內孟天臣令其進房吃烟

欲與行姦賈氏站立門外孟天臣喚令進房賈氏蒼
以門外有人搖頭不允孟天臣拉住賈氏胳膊賈氏
恐被門外李常氏窺破執意不從孟天臣用力向拉
賈氏詈罵辱及天臣之母孟天臣氣忿左手拉住賈
氏右手腕右手順取小刀嚇其住口賈氏用左手向
奪孟天臣刀往上舉致刀尖招傷賈氏左胳膊賈氏
聲喊孟天臣畏懼釋手欲遁詎賈氏用右手緊拉孟
天臣褲腰大聲喊叫捉人孟天臣情急欲扎賈氏之
手賈氏將身一閃悞扎賈氏肚腹倒地延至初七日

殞命審認不諱查賈氏與孟天臣素有姦情已據伊夫供認確鑿但該犯於白日拉姦被冒輒用刃嚇唬致傷賈氏胎膈本屬有罪之人嗣因賈氏拉住喊叫該犯情急圖脫欲扎其手適傷賈氏肚腹殞命卽與罪人拒捕殺人無異將孟天臣依律擬斬監候具

題查此案陳賈氏與孟天臣和同通姦經伊夫知覺之後仍至孟天臣家閒談孟天臣欲續舊好送給雞隻等物賈氏又復笑受孟天臣旋往求姦賈氏答以白日門外有人推頭不允是賈氏特以畏人遷延本

無拒姦之心亦無絕姦之語嗣因被孟天臣拉痛脰
轉始惱怒詈罵致孟天臣情急圖脫誤扎肚腹殞命
核其情節賈氏實因負痛爭詈起衅並非拒姦與始
雖通姦後經愧悔嚴拒被姦夫逞兇扎斃者不同况
賈氏與孟天臣和姦已久亦有應得之罪更非捕人
可比該撫將孟天臣照罪人拒捕律問擬似與例義
未符應令該撫再行嚴審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
日再議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

直隸州錯擬罪名降一級調用巡道核轉亦降一級調用送部引見

見

吏部題先據四川總督文疏稱西陽州張得安與

疏稱西陽州張得安與

吳田氏通姦被吳宗祿毆傷吳田氏身死一案將張得安照例擬徒刑部以吳田氏與張得安通姦日久後復私約行姦吳宗祿登時至彼目擊情形實屬姦所獲姦吳宗祿係有服親屬例許捉姦卽與本夫捉姦無異其毆傷田氏身死與本夫姦所獲姦殺死姦婦情事相同姦夫張得安當時脫逃後被拿獲供認

姦情不諱似應依例擬絞該署督既稱吳田氏被毆身死實由張得安通姦所致乃事在姦所又照非姦所殺死姦婦例牽引擬徒殊屬未協應令該督另行比例妥議到日再議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復經九卿會議將原擬斬決之吳宗祿擬改杖流具題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知照該督並行令將張得安比例妥擬去後嗣據該督以此案殺姦雖非本夫而姦婦業已因姦被殺姦夫張得安照例改擬絞監候具題並

疏稱前署酉陽州李琳將張得安錯擬滿徒之處係
例無明文今奉驗改正應免置議相應聲明統聽部
議等因查該犯張得安與吳田氏通姦吳田氏被吳
宗祿毆傷身死張得安應比照本夫姦所獲姦將姦
婦殺死姦夫擬絞例擬絞從前該署州李琳擬以滿
徒實屬舛錯例應議處除總督按察使照舊例免議
外應將前署酉陽州今留川效力李琳照例降一級
調用註冊再此案核轉之道員例有處分應令該督
查明補參到日再議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行文該督去後今據川督文 咨稱所
有核轉該管道員係分巡川東兵備道陳燮理合咨
叅等因查定例直隸州命盜案件責成該管道員審
轉如有情罪不當其處分照知府例核議等語除此
案錯擬罪名之酉陽州業經照例議處毋庸再議外
應將核轉之川東道陳燮照例降一級調用任內有
加一級係部駁後報相應不准其抵銷仍令送部引
見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三日奉

自依議其因所屬錯擬罪名核轉議以降調之陳燮着候
差竣之日再行送部引見

故殺三命由立決改凌遲奉 旨立即處死不
必駁回耽延

刑部會看得金瑞刀戮傅爾溥等三命身死一案據

東撫喀

疏稱

云

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

凌遲處死註云謂同居雖奴婢雇工人皆是或不同

居果係父子兄弟至親亦是等語今金瑞殺死傅爾

溥傅爾均連另居功服叔允涵一并殺死該撫將該

犯照殺三命而非一家例定擬與例不符再該撫疏

稱究詰金瑞並無謀殺別情等語查金瑞既將傅爾

溥連戮斃命又持刀往迎允涵傳爾均遇見卽截一人連殺三命非故而何事關慘殺三命未便率結應令該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十一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奉

旨向來外省具題刑名案件經部議覆其由重改輕者該部卽行定議請旨完結由輕改重者駁令該督撫另行改擬具題今山東省金瑞刀截傳爾溥等三命身死一案該撫將金瑞擬斬立決部議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駁令按律妥擬具題夫擬

斬監候改擬立決者雖同一死罪尙有立決緩決之分至凌遲之與立決均屬立即處死若令駁詰則文移往返耽延時日兇犯轉得偷生不卽正法且本犯自知不免或畏罪自盡或染病身死又或勾通禁卒疎縱脫逃是欲伸國法反不得明正典刑矣金瑞著照部議凌遲處死餘着照該撫所奏完結欽此

兇殺二命應卽處決不必因供看不符駁回

刑部曾議得張明興毆死史尙雲父子二命一案據

晉撫阿 疏稱緣張明興與史尙雲一處傭工賺錢

共食乾隆十一年正月內張明興患病不能工作史

尙雲心生厭惡十六日早史尙雲買米煮粥乘張明

興外出卽先藏留多碗以備晚餐餘與伊子來鎖子

共食張明興自外歸家向其索食史尙雲答以食盡

無餘張明興氣忿出言謾責史尙雲卽行詈罵併用

頭向撞張明興順手摸取泥燈臺毆傷史尙雲腦後

史尙雲欲行還毆張明興又用燈臺擊中史尙雲左
耳竅倒地殞命來鎖子見父被毆倒地攔門喊叫張
明興又用泥燈臺打傷來鎖子耳輪相近耳竅倒地
延至十九日夜殞命屢審不諱嚴詰並無有心欲殺
情事將張明興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刺字具題查張明興毆殺史尙雲父子二命一案
該撫照例擬以斬決洵不爲枉但供看內稱其並非
有心欲殺情罪殊爲不符事關慘殺父子二命兇惡
已極應令該撫轉飭承審各官細心推鞠務令情法

兩合安撫具題到日再議可也乾隆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旨此案部議以張明興連殺史尙雲父子二命該撫擬以斬決洵不爲枉但供詞內稱並非有心欲殺情罪不符駁令細心推鞠具題再議張明興兇殺一家二命罪無可逭律應斬決乃因一語駁詰往返需時不得速正典刑殊非懲兇禦暴之道張明興依擬著卽處斬餘著照所奏完結其供詞未妥駁問之處令該撫改正報部嗣後此等案件該部俱遵此旨辦理欽此

斬罪駁入凌遲不必駁令再議案

刑部會看得陸有山砍死胞弟陸啟鳳等四命一案
據原任湖撫楊疏稱緣陸有山兄弟四人長陸首
山次陸如山三陸有山四陸啟鳳伊父早故陸有山
等俱年幼係陸首山撫養長成駕船營生陸首山與
啟鳳娶妻張氏并將家務交付陸啟鳳管理張氏隨
帶前夫之子大錠子小錠子大廣兒小廣兒岳州阜
等在船撫養詎陸啟鳳聽氏唆使將陸首山陸有山
輕視因陸啟鳳平素兇橫各俱隱忍船至常德府陸

首山手生疽毒不能撐駕陸啟鳳夫婦不時凌辱並不給飯食陸有山忿恨未及早起陸啟鳳又加辱罵并欲趕逐陸有山頓起殺機先取菜刀藏于船頭浪漕之內薄暮時候行至沙夾河地方陸有山陸啟鳳俱在船頭撐篙陸有山乘陸啟鳳回篙持刀砍傷陸啟鳳額角偏左仆跌船上陸有山又砍顙門偏左當時殞命時張氏帶子岳州兒聞聲趕救陸有山揪住氏髮按氏船板砍傷張氏腦後及髮際偏左氏用兩手護遮并斷右手中指割傷左手背比岳州兒在傍

哭喊陸有山用刀連砍額顙顙門及頂心偏左岳州
兒手遮護又砍斷左手食指時大錠子在後扶舵見
而叫喊陸有山奔至又砍傷大錠子頂心俱卽斃命
屢審不諱將陸有山照本宗尊長殺死卑幼一家三
人內有功服總麻卑幼者斬決例擬斬立決照例刺
字等因具題前來查律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
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流二千里今陸
有山雖係陸啟鳳期親胞兄但張氏與陸有山服屬
小功至死者同凡論大錠子岳州兒手繼父陸啟鳳

確係同居服屬齊衰三月而陸有山係繼父之兄並
無服制豈得與卑幼同科陸有山殺死伊弟陸啟鳳
罪止絞罪其殺死張氏等三人俱係凡是當依律
磔刑財產斷給妻子緣坐殘忍兇徒未便曲爲輕縱
今該撫將律應同凡論之張氏并無服制之大錠子
岳州兒謂係總功卑幼將陸有山照本宗尊長殺死
期親卑幼一家三人內有功服總麻卑幼例擬以斬
決與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詳核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可也乾隆十四年二月奉

旨此案陸有山砍死胞弟陸啟鳳等四命該撫照例定擬
斬決刑部以該犯殺死胞弟罪止絞候殺死張氏母
子三命俱係凡人當依律磔刑駁令再行擬雖由
輕入重例應題駁但罪犯原擬不至于死而駁入大
辟自當俟覆到定案以昭鄭重此案陸有山之兇惡
殘忍允宜寸磔在該撫已擬立斬固已決不待時之
人該部卽行按律改正請 旨完結若仍循常例駁
令再擬不惟往返遷延兇犯轉得偷生苟活且恐該
犯或畏罪自縊或疾斃囹圄不能明正典刑何以懲

兇徒而彰國法陸有山着照部議卽凌遲處死嗣後
有似此者該部于本內聲明遵照辦理餘依議

殺非一家五命從重比擬案

刑部爲呈報事該臣等會看得大康縣孟起道殺死

李敬李喜江抱芳江抱行江抱原等五命又砍傷江

甫成一案據河撫蔣疏稱緣孟起道屠戶營生與

李敬李喜江抱芳江抱行江抱原及砍傷之江甫成

同村居住乾隆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孟起道有病牛

倒斃報官剝賣江甫成賒食牛肉欠錢十文未償孟

起道因索錢爭攘有江甫成族兄江抱芳江抱行帮

同江甫成冒罵經地方孟萬勸令江甫成給錢而散

至九月十二日早孟起道在集酒醉歸家路過李敬
店前賒取絲帶一付約定至家取錢送給詎孟起道
歸家後忽憶江甫成從前詈罵欲毆之仇卽頓起殺
機暗藏屠刀往殺江甫成仍由李敬店前經過李敬
喚至店內索討帶錢孟起道又約俟天晴給償李敬
出言斥辱孟起道乘怒卽取屠刀亂砍致傷李敬腮
腴咽喉左右兩肋左脇等處立時殞命孟起道正欲
出店適李敬之子李喜見而聲喊孟起道亦將李喜
亂砍傷及頂心左額角左腮腴左手腕右手小指左

脚踝等處旋即殞命時因天雨無人見聞孟起道便持屠刀往尋江甫成適遇江抱芳江抱行弟兄正在徐五門內避雨孟起道路過先見江抱芳在二門內陡觸從前帮罵之恨卽進門先將江抱芳右脇扎傷江抱芳走避孟起道又見江抱行在內亦卽持刀上前亂砍致傷江抱行頂心額顱額角左眉心坎左肋左膀腦後臂膊等處登時殞命孟起道當卽走出見江抱芳在二門內挺臥尙有聲息復用刀砍其腮腴唇吻胎膊脇肋臍肚手背手指等處亦卽氣絕孟起

道仍欲尋殺江甫成走至街上撞遇江抱原因其姓
江遷怒卽用刀砍傷江抱原腮腴江抱原被砍奔避
孟起道尋至江甫成門首撞遇江甫成隨用刀砍傷
江甫成左肩甲腦後腰眼等處江甫成負痛脫逃當
經伊父孟坦率同幼子孟山將刀奪落孟坦並用繩
拴縛投知地保稟報迨後江抱原傷處進風亦於九
月二十日夜身死屢訊供認不諱查孟起道一殺李
敬李喜父子二人一殺江抱芳江抱行親兄弟二人
又殺傷江抱原以致傷風身死查江抱原與江抱芳

江抱行係服盡兄弟似未便照殺一家三人問擬但
孟起道連殺五命兇惡已極若從一科斷僅照殺一
家非死罪二人例擬斬立決實屬罪浮於法查例載
律無正條比照某律某例科斷詳細奏明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應請將孟起道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
凌遲處死律應凌遲處死照例刺字恭候

諭旨遵行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孟起道應
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凌遲處死律應凌遲處死
財產斷付被殺之家妻子流二千里仍照例奏請

定奪該撫既稱孟起道所欠李敬帶錢四十文仍於家
產內先行追還該犯之父孟坦同幼子孟山當將孟
起道之刀奪下孟坦又將該犯拿獲稟報應予免議
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十九年三月
初十日題本日奉

旨孟起道着卽凌遲處死餘依議欽此

殺死搶親之人三命擬斬立決

刑部 題據貴撫審理龍光輝戳傷彭昌學等三命

身死一案緣彭昌學本係涂姓自幼抱與彭光文爲

子彭光文又抱龍光輝之妹龍氏爲女彭昌學長成

將龍氏配合成婚迨彭光文夫婦物故龍光輝之父

將彭昌學夫婦接回同居帶有當田二契交龍光輝

代爲看管彭昌學不務本業家資蕩廢有龍光輝田

主汪大本唆令退婚索田彭昌學遂以龍氏與已俱

係乞養子女兄妹不得爲婚立退婚文約并令龍光

輝筭還田價而散嗣聞龍光輝將龍氏復許汪大本
爲妻彭昌學頓悔前言起意強搶糾約涂萬受等七
人行抵龍光輝門首破門入室直入卧房龍光輝聞
聲驚起順取防夜禪刀出房抵禦時天未大亮不能
辨識面貌龍光輝于黑影中逢人混殺致傷彭昌學
涂萬受涂萬全殞命據龍光輝自行首報將龍光輝
依律擬斬立決并聲明彭昌學等糾約多人於黎明
破門入室直入卧房情同強劫龍光輝睡中驚起於
黑暗中持刀急截事在倉卒雖殺死三人比殺一人

之罪爲重而情緣禦暴似尙可原可否量爲未減改
爲斬候之處聽候部議具題經臣部以此案據該撫
訊明龍光輝係黑暗之中忽遇彭昌學等破門入室
彼時人聲嘈雜不能辨識面貌混殺致傷三命等語
如果情形確鑿律例自有專條但時已黎明地隣蒲
四起看干涂姓諸人歷歷目睹龍光輝反稱不能辨
認顯係捏飾卽當按律斬決不能復請量減事關重
辟供詞含混若非研訊明確不足以成信讞應令該
撫再行詳究務得確實情形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將龍光輝照原擬依亂
毆一家三命至死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二
十五年十二月內題奉

旨龍光輝著卽處斬餘依議

毆死人後復聽從謀殺加功勒死一命比照死
罪人復行兇致死人命例擬絞立決

刑部題會看得梁成瑞等毆傷百姓母子暨李繼交
三人身死并梁英主使李必金等勒斃王氏母子二
命一案據山西撫明疏稱緣李繼交携妻王氏併

幼孩同百姓母子求乞行至李必金地內偷摘豌豆
被李必金窺見喊同梁成瑞自古智李飛雲捕捉白
姓老婦將所摘豌豆貯筐携走梁成瑞攔奪致相置
罵梁成瑞以鋤柄毆傷百姓老婦左額角倒地其子

見母被毆撲向奪鋤李必金以棍毆傷白姓男子左
肩甲左腰眼李飛雲接取李必金木棍毆傷李繼交
左肩甲左前脇白古智亦用棍毆傷王氏右胳膊而
散李繼交白姓老婦白姓男子三人受傷深重卽于
是日先後殞命梁成瑞之父梁英見子毆斃人命主
令李必金等將各屍移棄山澗復將王氏同幼子哄
至空窰許其養贍梁英探知王氏不肯干休起意謀
害滅跡卽喚李必金白古智將王氏母子勒死滅口
各犯允從三更時分梁英給梁成瑞李必金各麻繩

一條梁英執燈照亮偕至王氏住窰撥門進內白古
智坐壓王氏身上李必金用繩套入王氏項頸登卽
勒斃梁成瑞亦用繩將幼孩勒斃梁英當令各犯將
屍背棄溪坑滅跡迨梁英病故經縣訪獲屢審各犯
供認不諱查謀殺王氏母子二命係梁英爲首梁成
瑞李必金白古智爲從加功除爲首謀殺一家二命
應擬斬決之梁英已經病故梁成瑞李必金已先各
毆死一人又聽從梁英主使分勒王氏母子身死各
戕二命實屬兇殘若止照捕賊擅殺謀殺爲從從一

科斷不足示懲梁成瑞李必金應擬絞立決白古智
李飛雲擬絞監候具題查應擬斬決之梁英除病故
不議外梁成瑞毆死白姓老婦之後復又勒死王氏
之子李必金毆死白姓男子復又勒死王氏應如該
撫所題梁成瑞李必金應比照死罪人犯復行兇致
死人命照前後所犯絞罪從重例均擬絞立決白古
智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李
飛雲合依鄰佑捕賊逞兇致斃仍照罪人不拒捕而
擅殺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

七日奉

旨梁成瑞李必金俱着卽處絞白古智李飛雲俱依擬應
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兄殺五命戮傷三人係弟淫惡肇衅兄凌遲處
死弟卽斬決子雖賣出仍充發爲奴

刑部議覆河撫阿 疏稱緣吳正暨弟吳超籍隸永

城出外傭佃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吳正雇與袁靜修
家傭工二十七年十月辭工吳正同夥張志等佃種
袁靜修地畝分收籽粒仍食宿袁靜修家袁靜修復
雇吳正之弟吳超使用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吳
超織布袁靜修婢女春花送線吳超頓起淫心拉住
求姦春花喊罵奔走袁靜修祖母袁陳氏告知袁靜

修因係醜事囑將吳超逐出不必聲張袁靜修隨向
吳正將吳超驅逐未將逐出緣故言明並令吳正秋
收後退佃吳正向弟查問吳超賴稱不知迨吳正聞
有扯姦之事復向詢問吳超反捏袁靜修冤誣吳正
信以爲實懷忿於心九月內袁靜修客屋失去棉被
每向吳正混罵吳正以其有心向罵蓄恨愈深十月
初六日袁靜修將吳正所佃之田另招牛玘鳳承耕
初六晚吳正同袁靜修張志牛玘鳳并街鄰陳維孝
同在中屋外談張志喚出吳正沽飲探其行期吳正

告以分穀卽去張志先聞告知吳正不久卽去袁靜
修復與張志聲言吳正兄弟之短不走卽逐等語吳
正踵至聽聞因袁靜修誣以姦盜張志復搬弄是非
兇心莫遏頓起殺機隨取尖刀直入牛屋刀扎袁靜
修肚腹袁靜修負痛奔避吳正卽刀砍張志左腮腠
張志招架吳正復連扎左手背左肩甲胸膛左肋右
後肋左脇等處張志趨走牛坵鳳陳維孝奪刀救獲
吳正卽刀傷牛坵鳳右臂膊牛坵鳳外奔陳維孝尙
欲奪刀吳正刀扎陳維孝脊脊左後肋陳維孝倒地

吳正出至大門撞遇魯繼堯奪刀吳正卽刀扎其左
額角胸前肚腹魯繼堯奔回吳正赴陳萬相家巷尋
袁靜修適遇陳萬相之妻顧氏卽刀扎其右乳右腋
脇右膝並割兩手各指陳顧氏喊救吳正聞其聲音
奔出尙疑袁靜修避回已家復赴後院誑開樓門欲
入春花攔阻吳正扎其肚腹脊背袁靜修之母袁齊
氏喝問吳正亦扎其肚腹倒地袁靜修之祖母袁陳
氏聽聞喊救吳正奔出進廟歇息獲被莊鄰李大有
等協同地保拿獲袁靜修袁齊氏張志魯繼堯陳維

孝五人俱各殞命牛圮鳳陳顧氏春花三人傷尙未
死報驗審訊不諱將吳正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三人
律擬以凌遲處死先行刺字吳超依強姦未成律杖
一百流三千里具題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臣等查律載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者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流二千里
爲從加功者斬又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二人及殺三
人而非一家者應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各等語今吳正因挾嫌輒將袁靜修袁齊氏母子

二命并張恣魯繼堯陳維孝等三人立時殺死兇惡
已極僅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二人及殺三人而非一
家例擬以斬決實屬罪浮於法吳正除扎傷牛玘鳳
等三人輕罪不議外應如該撫所題比照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凌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該撫疏稱吳超訊
未與謀其手拉春花求姦雖無強暴情狀但該犯欲
諱已過反捏雇主冤誣以致其兄誤信挾嫌肇衅不
便輕縱應照強姦未成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杖一百
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犯之妻申氏病故

應毋庸議其子吳德勝查明實係自幼賣與杜林照
爲僕應免緣坐等語查吳超係吳正胞弟受雇袁靜
修家因圖姦其婢春花不從經雇主知覺驅逐並不
實告伊兄反稱雇主誣賴以致吳正挾嫌逞兇連殺
袁靜修等五命傷及牛玘鳳等三人是吳正之橫暴
兇殘皆由伊弟吳超淫惡所至肇釁釀禍實爲厲階
不應如該撫所擬僅予滿流吳超應比照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爲從加功擬斬立決律擬斬立決吳正之
子吳德勝雖經賣出爲奴但吳正連戕數命兇惡已

極仍應依律治罪應將吳德勝照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妻子流二千里律流二千里仍從重改發伊犁給
索倫等兵丁爲奴再該撫疏稱吳正傭佃度日並無
財產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二十九年 月

日奉

旨吳正著卽凌遲處死吳超著卽處斬餘依議

圖產殺死弟姪三命外擬克犯斬決奉

旨將克犯之子一并擬抵

刑部題據山西撫巴

疏稱太原縣民白明璋扎死

親弟白明顯并姪大娃二娃一案緣白明璋係白明
顯同父異母親兄係伊父白世仁前妻所生白明顯
係白世仁繼妻孫氏所出乾隆三十六年白世仁令
白明璋白明顯分居另爨各分地四畝房屋一間白
世仁自留養老地八畝并房屋一間嗣白明璋白明
顯俱將所分地畝變賣白明顯爲父耕種養老地畝

同妻子俱隨父母共食白明璋日食難度心生嫉妬因父在堂不敢明說蓄意將白明顯致死無隙可乘四十二年七月十四日白明顯在村與人傭工其子大娃赴雇主家討得麪餅一個回家在院吃餅白世仁繼妻孫氏并白明顯之妻郭氏抱其次子二娃在院間坐白明顯回家喚大娃向雇主討餅卽行嚷罵白明璋在房聽聞卽借爲由欲行殺害隨持刀趕出稱係罵伊用刀連扎白明顯肚腹跌倒在地白明璋復厭惡其姪大娃在傍哭喊亦刀扎其肚腹倒地郭

氏畏懼懷抱二娃進房將門關閉白明璋以既殺二
人總須償命并欲殺其次子洩忿踢開房門向郭氏
手內奪取二娃提出院內用刀連扎其肚腹臍肚左
膀左腿郭氏向前扯奪亦被劃傷左手食指郭氏逃
入孫氏房內白明璋始行歇手白明顯大娃二娃俱
各立時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白明顯係白明璋親
弟大娃二娃係白明璋親姪均屬期服白明璋因白
明顯相依父母度日心生妬忌蓄意謀殺并殺其二
子與圖謀家產無異白明璋除刀傷郭氏輕罪不議

外照謀佔家產殺期服卑幼一家三人者斬決例擬
斬立決先行刺字等因具題經臣等衙門照擬核覆
具題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

旨此案白明璋因貪圖得伊父養老地畝謀殺親弟白明
顯并將其子大娃二娃俱立時扎死慘毒已極情罪
甚爲可惡若僅照例斬決尙不足以懲儆克殘且白
明顯父子三命俱被殺死致伊一支竟爾絕嗣而白
明璋拚以一命抵償將來其子轉得藉承伊父遺業
以遂其併吞之計揆之情理亦未爲平允着交該部

卽將白明璋之子一并議抵俾貪狼兇惡之徒知絕
他人之後者自亦絕其後庶可稍戢其慘殺之謀並
著行令各省將此旨通行榜示俾僻壤愚氓咸知炯
戒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白明璋因胞弟白明顯同
妻子俱隨父母共食心生妬忌蓄意致死借端持刀
將白明顯殺死并其二子大娃二娃一併慘殺立斃
致令絕嗣情殊兇毒該犯現有五歲一子若不一併
擬抵將來成立轉得承受伊父遺業以遂其併吞之
計于情理未爲平允臣部照該撫原擬僅將該犯照

例斬決實未允協誠如

聖諭尙不足以懲儆克殘應將白明璋并伊五歲幼子俱
擬斬立決俾慘殺卑幼致令絕後者有所懲儆恭候
命下臣部通行各督撫欽遵榜示庶鄉曲愚民共知爲
戒該撫旣稱該犯止有房屋一間照例給付屍妻收
領白明璋之妻屈氏訊無知情同謀情事應毋庸議
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初
十日奉

旨依議

迷拐幼女割筋刺眼令其求乞比照以藥迷人
圖財律均擬斬立決

刑部會議覆林亞貴等用藥迷拐陳厚從幼女陳亞
對一案據廣撫策疏稱緣林亞貴貧無恒產與妻

梁氏同李亞三駕船各處乞食適李亞三在途見有
毒蛇記憶前在廣西撞遇不識姓名花子傳說可以
作藥迷人遂將蛇擊死煨灰携回船與林亞貴商量
迷拐幼女乾隆九年七月十五日船至開平縣屬赤
勘地方適該村做醮出會林亞貴起意令妻梁氏扮

作良家婦女看會給與迷藥迷拐幼孩梁氏往街見
陳厚從之女陳亞對持錢買餅梁氏將藥放於陳亞
對頭上用手撫摩陳亞對昏迷隨跟梁氏走至船邊
林亞貴強抱下船陳亞對叫喊梁氏手掩其口當卽
開船十九日行至新寧偏僻河面林亞貴令梁氏將
陳亞對綑綁灌以臘汗藥酒梁氏將船板壓住陳亞
對背脊李亞三捉住手脚林亞貴用剃刀先後割斷
陳亞對手脚各筋梁氏復持針刺瞎陳亞對兩眼致
成跛躄欲圖叫化錢文以供食用八月初六日林亞

貴船至新會縣城將陳亞對背負上街令其求化時
有陳厚從鄰村醫生鄧榮宗在彼賣藥認識陳亞對
面貌詢知情由報知街坊汛兵拿獲林亞貴時值該
縣張世燦調赴入關稟送署縣丞施有正查訊供出
梁氏李亞三拘獲審解屢審各認不諱除李亞三取
供後病故不議外查律載採生折割人者凌遲處死
爲從加功者斬註稱謂取生人耳目臟腑爲妖術以
惑人故特重之又例載若以迷餅及一切邪術迷拐
幼小子女爲首者立絞爲從分別改遣各等語今林

亞貴梁氏迷拐陳亞對割筋刺眼令其化錢非爲妖術惑人若依採生折割律以凌遲似屬過重若僅照迷拐之例分別絞遣置折割於不論未免過輕查強盜律內若以藥迷人圖財者罪同但得財者皆斬等語林亞貴梁氏將陳亞對折割欲其化錢供給食用實與以藥迷人圖財者事異而情同將林亞貴梁氏比照以藥迷人圖財律均擬斬立決先行刺字并聲明律無正條恭候

諭旨遵行具題除李亞三取供後病故不議外應如所題

林亞貴梁氏應比照以藥迷人圖財者斬律均擬斬
立決仍將律無正條比擬科斷之處照例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該撫既稱起獲船隻錢物變價給付陳厚從爲
醫女衣食之費林亞貴駕船飄流海面乞食並無保
鄰知情亦無同居父兄伯叔與弟止有幼子一口飭
發育嬰堂收養陳亞對已經該署縣令陳厚從領回
調治地保關亮先醫生鄧榮宗先行省釋鄧榮宗仍
飭給賞等語均應如所議完結再該撫疏稱李亞三
係應擬斬決之犯因患傷寒急症在番禺縣監故所

有監斃管獄職名係番禺縣典史湯紹祖相應開報
聽候部議至承審止病斃一名例得免議職名免其
查開又林亞貴等在開平縣地方迷拐陳亞對下船
當卽開行直至新寧縣偏僻河面割筋刺眼文武員
弁無從稽查後至新會縣城南經上街叫化卽被拿
獲失察各職名免其開報等語查定例斬絞重犯監
斃一人者管獄官罰俸一個月又定例承問官將實
在人犯雖限內取有口供不早行題結監斃二人
者免議又定例各省地方如有迷拐等事不行嚴拿

之州縣捕官失察武職尚汛官罰俸一年印官武職兼轄官罰俸六個月等語除此案承審止病斃李亞三一名例得免議毋庸議外應將監斃斬犯一名之番禺縣典史湯紹祖照例罰俸一個月至林亞貴等甫至新會縣卽被拿獲地方官毋庸議處外其林亞貴等在開平縣及新寧縣地方迷拐折割肆行不法實由地方官平時不稽查嚴禁所致不便免議應令該撫將失察各官職名查叅到日再議乾隆十年七

月口奉

旨林亞貴梁氏俱著卽處斬餘依議

拐孩殘害夥犯俱照爲從加功斬決婦人打胎
合藥照例絞候

刑部 題據浙撫審理烏程民已故拐犯富大等拐
孩殘害一案該撫將謝世榮鮑二均依奸匪傳習避
刑邪術爲首律擬絞監候富沈氏陸氏均擬流具題
經臣部以採生折割人律內已殺已傷爲首凌遲處
死爲從加功者斬等語查該撫疏內據謝世榮供稱
與鮑二同船富大與陳大同船富大在王本連橋拐
一孩子說是姓蔣富大將麻藥與孩子吃了抱他到

墳塋裡開剝小的該死相幫鮑二也相幫的小孩子
的肉是大家吃了小的前往平湖城裡拐一小花子
後來死了把他骨頭合胎骨九貨賣等語是謝世榮
鮑二均有祖傳熬刑邪藥煉骨作九與兇匪富大交
結往來則採生折割已爲兇惡素習且謝世榮到案
時卽供與富大鮑二同剝小孩共食其肉乃止據謝
世榮後稱幫同富大鮑二同剝原是前邊胡供的鮑
二供富大從前拐孩殺害的事小的不幫同不曉得
的等詞一任狡展改供致該犯得以避重就輕至富

沈氏供稱兒子富大帶卜三回家第二日陳大捻住
卜三的腳富大把卜三腳指剪落富大又燒紅鉄絲
棚在卜三腳趾內叫小婦人燒起水來潑下石灰富
大把卜三的腳浸在水內後就腫爛起來再每年六
月初一日丈夫富子文向南磕頭畫符化水說是這
水沾身就昏迷了這是曉得的等語查富沈氏既經
燒水潑灰浸腳又素知其夫富子文畫符化水則伊
夫採生折割之事豈果無帮同加功情節乃聽其並
不知情之一詞遽以畧誘傷人爲從例擬流收贖歸

於折割同居家口緣坐律內問流未爲允協至鮑陸氏借提牙重筭命爲名遇有私孕婦人輒用藥打胎携付伊子鮑二煉骨合藥殘忍已極若以爲從律擬流收贖于情理未平再富子文富大全俞九齡王氏各供案内縣犯及未獲之要犯二老鳴臯等並許永年所供冒頭船隻一百七十餘號之多承審各官自應速行嚴緝務盡根株乃俟正犯旣死之後反以証佐無人遷延顧忌致滋狡脫轉將被害之許永年等反覆窮究曲意掩飾難成信讞應令該撫另派賢員

虛衷詳鞠務得確情亦不得專事刑求致滋冤濫悉心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謝世榮鮑二富沈氏均改依採生折割爲從加功律擬斬立決鮑陸氏改依奸匪傳習避刑邪術爲首例擬絞監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內議覆奉

旨謝世榮鮑二富沈氏俱着卽處斬鮑陸氏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刨掘孩屍合藥哄騙幼孩煮炙駁照爲從加功
斬決

刑部 題據蘇撫審理震澤民潘鳴臯等聽從爲首
已擬凌遲處死之顧景文妄製孩丸哄騙徐惟恒幼
孩煮炙一案該撫將潘鳴臯比照奸匪之徒將邪術
私相傳習爲首例絞候李元芳依謀殺人爲從不加
功律擬流改遣具題經臣部以潘鳴臯始則刨掘孩
屍給與顧景文煉熬合藥繼爲拜師求術得受孩方
卽自覓孩屍煉藥售賣是顧景文採生折割之術該

犯業已習成肆其殘毒矣但未得生人已行其折割
抑或業經折割幸未敗露耳此等奸徒流毒無窮卽
照採生折割爲從加功律問擬實不爲枉乃該撫僅
比照傳習邪術例將該犯擬絞監候實屬情重法輕
至李元芳一犯明知顧景文欲用活孩合藥託伊尋
覓詎該犯卽誘取徐惟恒之子親手送交以致幼孩
活遭煮炙是幼孩之死實由於該犯之誘取較之僅
幫同煮炙者情罪更重擬以爲從加功方爲允協乃
該撫將李元芳照謀殺人不加功律擬流改遣尤屬

輕縱事關採生折割之案若不嚴刑懲治必致流毒無窮應令該撫將潘鳴臯李元芳二犯再行研審按律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潘鳴臯李元芳均改依採生折割爲從加功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四年十月內議覆奉旨潘鳴臯李元芳俱著卽處斬餘依議

烏鎗殺人非故意點放部駁仍比例擬絞

刑部會看得劉述孔放鎗打傷李文顯身死一案先據河撫尹疏稱李文顯被劉述孔用鎗打死之處在該犯並無欲殺之心亦無主使情事將劉述孔比依竊奪有殺傷者從鬪殺論擬絞監候劉述有等擬杖邱漢章等緝獲另結具題經臣等以劉述孔聽從堂兄劉述堯搶拉伊舅母楊氏家牛隻劉述堯將防身烏鎗交與劉述孔看守劉述孔因李文顯向劉述堯奪牛卽用吃烟火煤將鎗吹放打傷李文顯致命

顛門等處倒地卽時殞命該撫以劉述孔不知鎗內裝有火藥鉄子亦無欲殺之心將劉述孔比依竊奪有殺傷者照鬪殺論擬絞監候夫劉述堯轉邀劉述孔帮同接牛持有防身鳥鎗中途交與劉述孔看守若無火藥鉄子携去何用則同行之劉述孔尙得諉爲不知卽劉述孔果不知鎗內裝有火藥鉄子又何必點放况點放鳥鎗若無引線亦豈能放出其中不免故意點放臨時欲殺情事且劉述孔本身與楊氏無親隨從搶奪更干搶奪殺人嚴例該撫擬以絞抵

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嚴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劉述孔與李文顯素
不認識祇因其欲奪劉述堯所拉牛隻意在恐嚇退
回不期鎗內有藥火門寬大遇火輒發並非故意點
放委無臨時欲殺情事況劉述孔並未至楊氏門首
拉牛若竟以搶奪殺人之例定擬未免情輕法重將
劉述孔仍比依竊奪有殺傷者從鬪殺論擬絞監候
洵無枉縱餘照原疏具題應如所題劉述孔合比依
竊奪有殺傷者從鬪殺論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乾隆四年四月初十日奉

旨劉述孔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原謀監斃應抵人犯發近邊充軍

刑部會議覆李元等毆傷劉殿義身死一案據晉撫石疏稱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劉殿義曾借李元之弟李春錢二百文言明本村唱戲清還七月十七日該村龍王廟演戲李春向劉殿意索討前欠互相嚷罵劉殿義趣行撲毆李春卽向毆致傷劉殿義左額角劉殿義揪住李春髮辮不放李春又拳毆劉殿義左肋并抓傷左肘左手背時有李春之兄李興李旺聞聲赴勸劉殿義復行毆罵李興抓傷劉殿義

右耳根李旺亦拳毆劉殿義左太陽李春復抓傷劉
殿義左耳根并右耳根近下當經劉鳳兒勸散比李
春惟恐劉殿義控告隨囑令劉達景子探信至十八
日早劉達景子見劉殿義赴縣卽告知李春李春欲
截回劉殿義恐其不依遂起意謀毆糾同伊兄李興
李旺李元赶上劉殿意李春詢問何往劉殿義不答
急趨前走李春上前攔阻詢其是否赴縣告狀劉殿
義回言忿激李春揪拉劉殿義衣領以致抓傷劉殿
義咽喉左右血盆劉殿義罵罵李元從背後將劉殿

義拉倒李春卽行按在李元拾石打傷劉殿義右臂
膊及右臂膊近下右手腕腰眼李興拾石歐傷劉殿
義左臂右脚踝李旺拾石歐傷劉殿義左脚踝并左
脚踝近下劉殿義起身復罵李興又拾石打傷劉殿
義左肩甲劉殿義脚踢李旺未中李元亦隨勢脚踢
劉殿義腎囊傷重坐地李春等復慮劉殿義控告令
李旺取家內小刀捏稱劉殿義持刀趕扎交投保正
劉建甫詎劉殿義卽於是晚殞命李興李春欲開脫
李旺李元往求劉建甫改供未允李旺措銀五兩同

李春跪央劉建甫收銀令子劉演改供刀係李春所
交審認不諱查此案係李春起意糾毆實屬原謀既
於取供後監斃應將李春照例准其抵命李元減等
擬流李興等擬杖具題查該撫疏內例載共毆下手
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助毆重傷之人
監斃在獄者准其抵命今此案係李春起意糾毆實
屬原謀既于取供後監斃在獄應將李春照例准其
抵命其共毆下手致命傷重應擬絞之李元應減一
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杖查臣部向來辦理案件

凡原謀助毆重傷之犯已經病故准其抵命將下手
應擬絞罪之犯俱照執持兇器有致命傷痕例發邊
衛充軍等因具題在案李元不應如該撫所題減等
擬流應將李元改照執持兇器毆有致命傷發邊衛
充軍例僉妻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
板該撫既稱李興李旺除賄囑保甲改供輕罪不議
外均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各折責四十板劉達景子
合依知人謀害他人不卽阻擋救護律杖一百折責
四十板俱先行發落保正劉建甫已經病故毋庸議

劉演係聽從伊父主使請從寬免劉建甫所得銀兩
著落伊子劉演名下照追入官劉殿義借欠李春錢
文照例免追李春在監病故刑禁人等審無凌虐致
死情弊應免置議等語均應如所題完結再該撫疏
稱監斃李春職名係介休縣典史章化蛟相應附叅
聽候部議等語查定例軍流入犯監斃一人者管獄
官罰俸三個月等語應將監斃李春之管獄官章化
蛟罰俸三個月臣等更有請者查例內共毆下手擬
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助毆重傷之人監

斃准其抵命之文而應擬抵命人犯作何減等治罪之處未經聲明所以各省督撫遇有此等案件擬軍擬流未能畫一請嗣後凡同謀共毆人致死遇有原謀及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者將應擬抵命人犯准其減等發邊衛克軍乾隆五年三月 日奉

旨依議

頂心三傷各深三分明係有心致死部駁改擬
故殺

刑部 題據川撫審理陝西民賈才儒戮死不知名
之郭姓一案該撫將賈才儒依共毆人致死律絞候
具題經臣部以賈才儒素與陳三存雞姦適陳三存
站立寺門郭姓向前調戲賈才儒氣忿糾約康延壽
茹佐芝路端等于二更時分往張文明店內持亮逼
覓不得復于草場內尋獲郭姓賈才儒先用石拋擊
未中路端從旁抱住郭姓之手賈才儒將郭姓髮辮

揪住用小刀連戳致命三傷康延壽亦用小刀戳其
右脇殞命明係妬姦起衅商謀致死該撫將賈才儒
依共毆律擬絞具題殊屬輕縱應令該撫另行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嗣據該撫仍照原擬
具題復經臣部以賈才儒始因郭姓調戲伊素行雞
姦之陳三存起衅尋毆繼則遇郭姓卽行詈罵拾石
拋擊爲路端抱住其手賈才儒卽拔小刀戳其頸上
猶以頭骨堅而不入不知爲致命之處實無必死之
心等語查郭姓旣爲路端抱住其手豈能復行撲毆

且頂心爲人身要害之處人所共知何至以頭骨堅而不入不知爲致命處所遂無妨于連戮乎語屬不經情甚荒誕況查原驗屍格頂心三傷各深三分俱濶二分若非有心致死何至如此深重其爲共毆臨時欲殺無疑該承審官一任該犯狡供草率具題殊屬不合應令該撫再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賈才儒改依故殺律斬候具題臣部於乾隆五年四月內議覆奉

旨賈才儒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共毆人頂心偏左兩傷相等以頂心爲重擬抵
因追涉河溺死追人已回比例減等擬徒

刑部會看得莊閏等毆傷楊象身死并莊梓等毆逼
楊躍楊誦涉水溺死一案先據福撫王 將莊閏依

共毆人傷皆致命當時未死而過後死者究明何
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律擬絞監候并聲明例載因
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
者發邊衛克軍係指一家二命非一家三命以上而
言又例載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

傷雖有自盡實跡發邊衛克軍係指威逼毆有致命
傷而言今莊棹只傷楊躍領頰係不致命楊誦並未
被毆兩人俱因涉水逃避適遇潮漲溺斃楊誦又係
疎族各居並非一家但因莊棹逼逐以致涉水溺斃
二命律無正條除莊棹以竹篙戳傷楊篆輕罪不議
外應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發邊衛克軍例減
一等擬徒請

旨定奪莊放等分別擬杖具題經臣部以律載共毆人以
致命傷爲重同有致命傷以後下手爲重又律註當

時未死而過後身死者當究明何傷致死以傷重者坐罪等語是必致死之傷實有重于他傷之處確切可指更無疑義然後可據此科斷今楊篆頂心居中一傷深見骨紫紅色長一寸寬三分頂心偏左一傷深見骨紫紅色長一寸寬三分二傷既皆致命且俱深見骨紫紅色傷之分寸又各相等該承審官祇以屍弟楊輝供稱伊兄楊篆頂心居中之傷喊痛難過一語遂坐先下手之莊閏而寬後下手之莊旺楊篆已死不能起九原而問楊輝是否嫁禍抑或賄脫均

難憑信再查定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
但至三命以上者發邊衛克軍蓋因其人雖由威逼
致死究係輕生自盡故坐軍罪今楊躍楊誦因莊悻
趕毆不得已涉水逃避兇鋒以致淹斃並非輕生自
盡者比未便將該犯比照威逼致死一家二命例擬
軍又請減爲杖徒事關人命殊難草率定議應令該
撫另行按律妥擬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查楊象
受傷回家告知楊輝止統言被莊悻等打傷並未指
明何傷係何人所毆卽從前縣審楊輝照依兄言供

報在先莊閨打傷楊篆頂心供報在後楊篆頂心一

傷是否莊閨所毆楊輝尙無從查覺似難嫁禍于莊

閨至于受賄開脫不特楊輝莊旺供無其事卽莊閨

亦毫無見聞指証尤難懸坐查偏左偏右止因在頂

心兩旁故爲要害則頂心居中其爲要害更甚明矣

今楊篆之頂心及偏左均被毆傷若使偏左一傷深

色分寸過于頂心又在最後下手則雖過後方死猶

或可以偏左傷重以毆傷偏左者擬抵今兩傷深色

分寸相等又死非當時照律究明何傷爲重則中偏

之分似未便輕頂心之本位而重本位之兩旁矣况
楊篆實有頂心最痛之語楊輝及醫生蔡木口供鑿
鑿其爲頂心受傷最重無疑莊問應仍照共毆人傷
皆致命以傷重坐罪律擬絞監候再楊躍楊誦住家
港南所種之田皆在港北別無他路可通止有涉港
而過當日楊躍楊誦急欲歸家勢必涉水而往原非
全在莊悻追趕而後過港况莊悻趕逐尚隔有三十
餘步因楊躍等疾行已遠詎難追及卽同莊皮等轉
身斯時在莊悻實無不可當之兇鋒在楊躍等亦無

不得已之情勢似難坐莊悻以赶毆逼溺之罪但楊躍楊誦雖非被逼不堪涉水致斃然究因莊皮等三人一時齊至莊悻又與莊皮等先後尾追以致心慌不及回顧莊悻已經轉身急急涉港歸家遇潮陡漲均被淹死合之伯仁由我之義莊悻亦難辭咎但律例內查無追至半途回家而被追之人涉水淹斃治罪正條莊悻改依鬪殺擬絞律減一等擬流請

肯定奪莊放等擬杖具題應如所題莊閏合依共毆人傷皆致命當時未死而過後死者究明何傷致死以傷

重者坐罪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至莊悻毆逼楊躍楊誦涉水溺斃之處細核案情似因不得已涉水逃避免鋒以致淹斃是以駁令另行妥擬今既查明楊躍等住居港南種田港北往來別無他路止可涉港因莊悻等先後尾追楊躍等向前疾走莊悻見已奔遠卽不追趕楊躍等並不回顧陡遇潮漲淹斃則當時莊悻原無兇狠逼死之心該撫改擬依圖殺滅流似覺過重應將莊悻仍照原擬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發邊衛克軍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仍

遵大學士張 條奏律例無可引用援引某律某例
比附加減請

旨定奪例請

旨定奪如蒙

俞允仍向莊悼名下依律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楊躍
楊誦各屍親收領乾隆六年六月初六日奉

旨莊閨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兵丁有犯命案兼統各官例無處分

兵部議覆廣撫王疏稱萬州營兵丁張廷瑞毆推
兵丁林叔介身死一案准兵部咨總兵官應令查明
補叅茲據詳開總兵職名係瓊州總兵官武進陞相
應叅候部議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查此案先經該撫將束兵不嚴之
端兼統轄各職名題叅臣部照兵丁生事擾民例議
處至總兵官例有處分行令查明補叅在案今該撫
將瓊州總兵武進陞職名補叅但近經臣部纂修則

例兵丁有犯命案拏汛官卽時拿送有司審理者降
一級照舊管事如冤犯脫逃將拏汛官降一級調用
等語是兼統各官已例無處分應將此案總兵官武
進陞職名照例免其議處乾隆七年二月 日奉
旨依議

推跌致死並無傷痕駁減流罪

刑部會議得陳德推跌胡顯章之妻陳氏身死一案

先據湖南撫許將陳德擬絞具題經臣部以人命

案件全以屍傷爲憑凡推跌傷痕平復則無死罪必

點有傷痕可憑律擬絞抵今陳氏不但並無手推傷

痕且無跌癰形跡何所據而卽定爲陳德手推致死

恐陳氏之死不無別情應令該撫再行妥擬題駁去

後今據該撫疏稱查陳一榮欠銀無幾已經官責懲

陳德雖承差催追不應混行帶控陳氏護弟出勸解

復手推其胸致令失跌坐地痰壅氣閉登時身死雖
無推傷跌癰形迹而死由于跌跌由于推前擬鬪殺
絞抵論法似無可寬但陳德僅以手推並無毆打且
驗無推跌傷痕揆情實有可原應請將陳德比照鬪
毆殺人律減流具題應如所題陳德比照鬪毆殺人
絞監候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恭候

諭旨遵行倘蒙

俞允行令該撫將陳德食妻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

十板乾隆七年七月

日奉

竹依議

新見集

卷二十六 人命

臺馬賊及散賊人

母被縛嫁不從撞頭其子赴救致傷身死擬絞
聲請減等發落

刑部 題據湖撫審理宜章民李神養致傷姚乃昇
身死一案該撫將李神養依鬪殺律絞候具題經臣
部以定例人命案內如有救父情切因而毆死人者
於疏內聲明援例兩請等語此案據該撫疏稱李神
養因姚乃昇謀佔伊母馮氏財產欲行強嫁糾約多
人在于中途守候親銀兩交馮氏不從用繩捆足李
神養始則哀求繼以恐嚇姚乃昇終不知止仍行捉

簿以致李神養上前搶救砍傷越十日殞命查姚乃昇糾同孫黃古等往搶馮氏李神養持刀拚命聲喊孫黃古等遂各歸家馮氏復以頭撞李神養又持刀拚救姚乃昇獨自一人何能捉捆馮氏供情殊屬未確况李神養係隨母度日母嫁而產業歸姚則身無依倚該犯若因此等情由見孫黃古曹開祥已去惟姚乃昇一人獨留故行殺害止擬鬪毆似屬未協若果尙有人幫助姚乃昇捆縛馮氏李神養情切赴救供証確鑿是姚乃昇因弟姚乃祥病故將弟媳馮氏

硬行捉縛強嫁與人圖吞產業李神養因母情迫撞
頭事在危急倉忙赴救致傷姚乃昇身死不將救母
情切之處聲明兩請與例又屬不符但此案起衅情
由尙涉疑似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取具確供按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李神
養依鬪殺律擬絞監候并聲明救母情切援例兩請
具題臣部於乾隆九年三月內議覆奉
旨李神養從寬免死減等發落餘依議

趕毆落水身死比照鬪殺滅流

刑部議覆福撫周 題蔡思思趕毆王燦燦落水身
死一案應如該撫所題蔡思思合依鬪毆殺人律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再查蔡思思左毆王燦燦左肋係
不致命輕傷後王燦燦走至橋上站立橋邊詈罵蔡
思思趕毆尚未趕至王燦燦退走失足跌水溺斃實
與被打落水淹死者有間若照鬪毆殺律擬絞似屬
過重應照該撫所請蔡思思比照鬪毆殺人擬絞律
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倘蒙

俞允將蔡思思流三千里仍追理葬銀一十兩給與屍
兄王秋秋收領乾隆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旨蔡思思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

當場救父打死毆毆父命兇手部駁減徒

刑部會看得蘇學由毆死張周遷及張周遷之子張

翰公毆傷蘇學由身死一案先據福撫周將張翰

公擬軍具題臣部以此案張周遷執持木槌築填蘇

學由執棍向阻打傷張周遷右眉張周遷以木槌還

擊蘇學由右血盆骨蘇學由又棍毆張周遷左太陽

倒地張翰公因父被毆趨救蘇學由舉棍向毆張翰

公拾槌抵格致傷蘇學由顛門倒地殞命是張翰公

之毆傷蘇學由實因伊父張周遷先被蘇學由毆傷

倒地情急趨救拾槌抵格致斃其爲救父而非助毆情形顯然况伊父被傷之後亦卽于次日身死較之尋常見父被毆情急救護者更屬情輕今該撫將張翰公照圖毆殺律擬絞並未將救父情由聲明殊屬未協再查例內兩家互毆各斃一命將擬抵人犯免死減等發邊衛充軍等語原指兩家各斃一命各有擬抵之人而言今張翰公毆死蘇學由該撫旣將張翰公擬抵蘇學由其蘇學由毆死張周遷更無擬抵之人且伊父旣被蘇學由毆傷死于非命又將救父

之張翰公擬抵克軍與例不符題駁去後今據該撫
陳疏稱細核此案蘇學由先與張周遷爭角互毆
張翰公因見其父被毆倒地情急徒手趨救原非助
毆乃蘇學由卽舉棍向毆致張翰公拾槌抵格中傷
蘇學由顛門斃命實爲救父情切起見前擬照兩家
互毆各斃一命之例擬軍誠未允協但若照祖父母
父母被毆子孫擅殺行兇人律擬杖亦屬不符律例
並無正條將張翰公照救父情切減等杖流例再減
一等擬以杖徒具題應如所題張翰公應比照救父

情切因而致死人者聲請減等杖流例再減一等杖
一百徒三年照例聲明乾隆十二年九月 日奉

旨依議

刃傷瞽目傷多抵骨明有謀故別情駁改故律

刑部 題提湖撫審理鍾祥民劉會刃傷朱成如身

死圖賴李先哲一案該撫將劉會依鬪殺律絞候具

題經臣部以殺人圖賴謀故俱多瞽目依人欺凌最

易此案劉會因與李先哲爭罵乘夜將雙瞽之朱成

如用刀力砍致死細閱供詞殊多閃爍如據稱朱成

如叫劉會近前責備持凳向毆劉會卽順取桌上鐮

刀架格適傷等語夫以雙目失明依隨度活止有被

伊欺凌決不以不干己之事深夜嗔責且先行向砍

之理卽使持斃屬實劉曾儘可趨避何至遽行連砍
立時斃命况鑊刀非禦警之具架格豈有抵骨之傷
今查驗屍格腦後耳根耳輪腮腴肘等處破口三
條深皆抵骨明係有心砍死謂順手攔格無意撞傷
其誰信之且劉會係避死流民朱成如雙警無能累
伊攜帶適與李先哲角口洩忿無由藉此致死以圖
詐賴形跡顯然不無預謀加功情事承審各官並不
細心研鞫率擬圖毆完結避重就輕難成信讞應令
該撫再行委官研審謀故下手加功各確情按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劉會
改依故殺律斬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二年十二月
內議覆奉

旨劉會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因毆毆散漁船五命部駁砍落手指依故殺
餘照鬪殺

刑部會看得蔡大等致死宋六等五命一案先據浙
撫常 疏稱蔡大等與宋六等均屬漁戶素無嫌怨

緣宋六裴三宋矮大張聖侯張聖洪五人共一竹牌
在內洋張網捕魚蔡大同盛六蔡阿氣蔡德元林德
昌五人合置一簾同在外洋張網合夥捕魚乾隆十
年五月初九日潮平後盛六等甫至網邊見宋六等
一簾五人竊取網魚盛六等卽行喝罵搖簾趕上盛

六用簾鉤搭住宋六之簾蔡大盛六兩人過簾奪魚
裴三卽打盛六一拳蔡阿氣見而罵罵裴三用簾勾
向打蔡阿氣蔡阿氣舉櫓毆傷裴三左臂膊一下裴
三又將簾鉤迎打盛六盛六接住用竹篙回打不著
蔡大奪取魚籊張聖候同宋六管住不放蔡大持斧
向嚇砍傷張聖候顛門時蔡二之簾亦卽趕至潘四
王小三曹大王天一相繼過簾宋矮大張聖洪各用
竹篙簾鉤向毆王天一向打張聖洪面上一拳宋矮
大用竹篙打王天一王天一將身蹲倒曹大卽用水

棍打傷宋矮大腦後一下潘四王小三幫同蔡大往奪魚筈宋六不依口稱將簾搖開潘四用木棍毆傷宋六右肩甲一下王小三用竹篙打傷宋六左肩甲兩下潘四等奪回魚筈裴三宋六仍欲奪回裴三用簾鈎搭住蔡二之簾蔡二用斧砍其簾鈎適宋六上前奪魚蔡二恐被毆打舉斧砍傷宋六頂心正在爭鬪時宋六之簾索斷散裂宋六裴三宋矮大張聖侯張聖洪并曹大王小三一同落水裴三在水中用左手扳住盛六簾木右手向拉盛六之脚盛六用斧砍

落裴三無名指小指各兩節裴三板拉不住落水與
宋六宋矮大張聖侯張聖洪同時淹斃蔡三等惟將
曹大王小三撈救而歸旋于十四日宋六裴三宋矮
大張聖侯四屍飄至海灘驗明張聖侯宋六屍傷并
檢驗裴三宋矮大傷痕屢審各犯供認不諱將蔡大
蔡二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盛六依罪人已就拘
執而擅殺律俱擬絞監候曹大王天一依罪人執仗
拒捕格殺律勿論潘四王小三蔡阿氣擬杖蔡德元
均免議具題經臣等以供情未確律擬未符 題駁

去後今據浙撫方 疏稱覆加研訊如奉駁宋六等
內洋張網蔡大等網在外洋相隔雖六七里許而洋
面一直望見若宋六等果竊網魚當蔡大之簾駛至
豈有竟不望見開簾躲避直待簾至捕拿互相拒毆
乎如果拒捕互毆屬實何蔡大等兩簾十一人竟無
一人受傷所稱竊魚互毆均無指証等因訊據蔡大
等供乾隆十年五月初九日出洋正值霉天海霧罩
緊宋六等在網竊魚不能望見蔡大之簾及駛近始
見而蔡大之簾順流迅速已至網前宋六等不及躲

避因過簾奪魚兩相格鬪盛六蔡阿氣王天一等均
亦受傷迨被獲到案時已隔十餘日傷輕平復故未
稟驗至奪回之魚業已賣去是以無贓可証等語查
海霧原屬霉天常有而因霧迷蒙不能望見蔡大之
簾是以不及開簾躲避宋六等於五月初九日竊魚
拒毆盛六等於五月二十二日到案傷平未驗贓據
無存似屬實情又奉駁索斷簾散七人落水而曹大
王小三因係蔡大同夥逐一救起獨宋六等五人全
夥淹斃且裴三落水之時既拉佳簾木欲起生死正

在呼吸何以盛六復將斧子砍其手指以致裴三斃命其有心盡殲希圖滅口情事顯然等因訊據蔡大等供是日索斷簪散曹大王小三同時落水因先將曹大等救起而宋六等已四散飄開潮退水急撈救不及並非有意害命等語查人既被溺隨勢漂流海面汪洋撈救需時追救起同夥而潮退水急以致宋六等撈救無及似非捏飾卽屍親宋明生等亦供與蔡大等向無仇隙並無別情至盛六砍落裴三手指之處據盛六供稱裴三係有力之人左手扳簪右手

扯脚誠恐被拖落水又恨其偷魚毆打故用斧砍落
其指不爲撈救致使淹斃等語其爲有心致死無疑
又奉駁曹大棍毆宋矮大腦後亦係致命重傷今乃
竟置勿論等因據曹大供所打宋矮大傷痕原在髮
際因鄉愚不知髮際名目是以錯供腦後宋矮大實
係落水淹死並非打傷致死等語查前任平湖縣知
縣高國楹檢驗宋矮大屍骸髮際骨有木器傷一處
係不致命輕傷腦內有泥沙實屬落水淹死並非毆
斃以上盛六等奪魚格鬪致宋六等殛散落水砍傷

淹斃各情已據供認不諱查此案雖因竊魚起衅但並無贓據而因鬪簪散淹斃是實前將蔡大蔡二照罪人不拒捕而殺盛六照已就拘執而殺以鬪殺論律俱擬以絞候誠有赤協盛六用斧砍落裴三手指致令落水斃命實係有心致死將盛六合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蔡大斧傷張聖候顙門蔡二斧傷宋六頂心俱改依鬪毆殺律均擬絞監候具題應如該撫所題盛六合依故殺者斬律應擬斬監後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蔡大蔡二均合依鬪毆殺人者

不門手...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乾隆十四年五月初九日奉

旨盛六依擬應斬蔡大蔡二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
決餘依議



